

# 瘗鹤铭研究

罗勇来 著

百家出版社

我们常说「以史为鉴」，但有时历史这面镜子却是蒙着灰尘的，扭曲的，甚至是破碎的。考证工作就是要调整、修补这面镜子，为之擦去灰尘，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中国书画研究丛书

第一辑

瘗鹤铭研究

罗勇来 著

③ 百家出版社

## 内 容 提 要

《瘗鹤铭》是书史上最具争议的著名摩崖石刻。自北宋至清代，学者们做了大量的考证，但仍存在许多疑问。本书收入的论文，在前人的学术基础上对《瘗鹤铭》的残损、版本、真伪以及书风与时代特征等问题做了新的探索。

本书收集了历代有关《瘗鹤铭》的考证资料和拓本图片，内容丰富详实，可资参考。

## 中国书画研究丛书

(第一辑)

本书编写组 编著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百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www.shwenyi.com](http://www.shwenyi.com) 上海市茶陵路175弄3号 200032)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6.25 字数 1125000

2006年4月第1版 2006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703-322-3/G·150 定价：125.00元(5分册)



**罗勇来** 1943年生，江苏宿迁人，镇江中国画院副院长，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艺术简历：**

1977－1980年参加日本东京的《中国之现代美术展》等画展。  
1982年参加全国二十位中青年画家《中国画探新交流展》。  
1983年中国画在英国伦敦及香港展出。  
1988年中国画荣获中国美协主办的《中华杯中国画大赛》佳作奖。  
1989年中国画入选《首届全国风俗画展》。  
1992年《罗勇来画展》在江苏美术馆展出。  
1994年《罗勇来画集》由中国画报社出版。  
1996年《罗勇来画展》在上海展出。  
1998年《罗勇来画展》在美国洛杉矶展出。  
2000年中国画《山水》入选《国际水墨画大展》。  
2000年中国画入选《今日中国美术大展》。

**学术论文：**

1990－1993年石涛艺术思想研究论文发表于《美术研究》。  
1994年参加《全国书法史学、美学学术研讨会》。  
1995年参加《全国首届篆刻理论研讨会》。  
1998年参加《全国首届隶书研讨会》。  
2001年论文《缪篆辨》发表于《书法研究》。  
2001－2003年瘗鹤铭研究论文发表于《书法研究》。  
2003年任《中国书法全集》分卷主编。

# 瘗鹤铭研究

罗勇来 著

百家出版社

~~~~~

目

MULU

录

~~~~~

瘗鹤铭研究的权威性成果 .....	楚默 (1)
自序 .....	(5)
聚讼纷纭说鹤铭——瘗鹤铭研究综述 .....	(6)
瘗鹤铭新证三题 .....	(21)
瘗鹤铭二号石非原刻辨 .....	(36)
瘗鹤铭的摹刻、伪本及其影响 .....	(51)
瘗鹤铭书风的时代和地域特征 .....	(68)
瘗鹤铭书撰者诸说述评 .....	(76)
瘗鹤铭铭文考订——附历代瘗鹤铭铭文文本 .....	(90)
瘗鹤铭考证资料辑录 .....	(103)
瘗鹤铭大事表 .....	(209)

# 图版目录

<b>一、瘗鹤铭拓本</b> .....	(213)
1. 故宫博物院藏宋游似原藏(今三号石)剪裱本 .....	(213)
2. 故宫博物院藏宋拓仰石(今三号石)整纸本 .....	(217)
3. 北京图书馆藏何绍基原藏水前本 .....	(218)
4. 明拓本有汪士鋐松斋藏印 .....	(220)
5. 上海图书馆藏明拓本(今三、四号石) .....	(221)
6. 故宫博物院藏杨龙石原藏“华阳真逸纪也”及跋文六段 .....	(224)
7. 宋人补刻三十四字(出水初拓,存“天其”二字) .....	(228)
8. 镇江博物馆藏水前本 .....	(229)
9. 张廷济藏水前本 .....	(240)
10. 徐州博物馆藏同治五石整纸本 张伯英跋 .....	(242)
11. 缪荃孙藏宣统拓本 .....	(245)
12. 瘗鹤铭近拓本 .....	(246)
13. 瘗鹤铭五号石拓本 (何绍基旧藏) .....	(247)
14. 瘗鹤铭鹤州拓本 .....	(248)
<b>二、题名刻石、碑记</b> .....	(251)
1. 刘龟年题名 .....	(251)
2. 米芾题名 .....	(252)
3. 吴琚题诗 .....	(253)
4. 陆游题名 .....	(254)
5. 钱升重刻顾宸家藏本碑记 .....	(255)
6. 吴伟业题重摹瘗鹤铭于啸树轩碑 .....	(256)
7. 陈鹏年重立瘗鹤铭碑记 .....	(257)
<b>三、摹本</b> .....	(258)
1. 宋摹壮观亭别刻 .....	(258)

2. 传宋摹二号石	(259)
3. 林企忠摹本	(260)
4. 乾隆临本	(261)
<b>四、与瘗鹤铭考证相关的刻石</b>	<b>(262)</b>
1. 郑文公碑	(262)
2. 云峰山刻石	(264)
3. 梁太祖神道柱铭	(265)
4. 许长史旧馆坛碑首行	(266)
5. 天监十五年井栏	(267)
6. 天监十六年井栏	(268)
<b>五、考证、版本</b>	<b>(269)</b>
1. 顾元庆《瘗鹤铭考》	(269)
2. 张弨《瘗鹤铭复原图》	(270)
3. 汪士鋐《瘗鹤铭考》手稿	(273)
4. 松南书屋康熙五十一年版《瘗鹤铭考》	(274)
5. 王澍所订今之现存字图	(275)
6. 翁方纲见存字图《瘗鹤铭考补》	(276)
7. 翁方纲跋汪士鋐《瘗鹤铭考》	(278)
8. 吴东发《瘗鹤铭考》	(279)
9. 汪鋆《十二砚斋补瘗鹤铭考》	(280)
10. 张开福《山樵书外记》	(281)

# 瘗鹤铭研究的权威性成果

楚 默

瘗鹤铭被誉为大字之祖，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黄山谷曾说“古人有言：‘大字无过瘗鹤铭，小字莫学痴冻蝇。随人学人成旧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今人字自不按古体，唯务排叠字势，悉无所法，故学者如登天之难。”<sup>①</sup> 可见在山谷之前，人们已看到其艺术的价值。宋曹士冕《法帖谱系》称“焦山瘗鹤铭，笔法之妙为书家冠冕”。正因为这一刻石的重要，它诞生之后，即化身千百，摹刻、伪刻无数。以至它原来的真相反而被搅得模糊不清。宋代此摩崖石刻断沉江中，于是伪刻蜂起。这样，从宋至清的近千年中，瘗鹤铭变得更为真伪莫辨，扑朔迷离。

一九九一年，镇江召开全国性的瘗鹤铭学术研讨会，并邀日本学者参加。然而交流的论文，基本上是沿袭旧说。不但缺乏新见，甚至以讹传讹。罗勇来是这次会议的参与者，有感于此，于是开始收集资料，另辟蹊径。经过十多年的爬梳抉剔，探赜索隐，终于推出了《瘗鹤铭研究》这一专著。这是书法史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是瘗鹤铭研究的原创性、权威性成果。

瘗鹤铭是书体转换时期的重要碑刻。故历来的研究者皆着眼于书撰者、镌刻年代、铭文内容的探究。这当然是重要的。但由于年代久远，证据稀少，至今还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从某种程度而言，它研究的难度比《兰亭》更大。实际上千百年来的研究者，都自觉不自觉地走进了一个难以破解的谜团和陷阱。罗勇来的慧眼，首先表现在他

① 《山谷题跋·论写字法》。

避开书撰者这类纠缠不清的谜团，而直接揭去一切伪刻的外衣。他的首要工作，便是对瘗鹤铭各种版本的拓本做了考证和辨伪，对历代的研究资料做了坚实而细致的清理工作。尤其是考鉴了瘗鹤铭的残损过程，排出了瘗鹤铭落水的时间表。指出瘗鹤铭原石并非如旧说是在某次雷击、山崩中突然损坏，而是“从北宋景德到元至顺这三百多年间逐渐塌落入江的。从塌落的过程看，下半残损较早，也较严重，上半存在于崖间的时间较长”。这些结论，都有支撑它的史料做依据。就凭这一点，也足以看出他锐利的史学眼光。由此，他又指出“壮观亭别刻”非全本，“但反映着北宋中期瘗鹤铭的状况”。这样，王世贞所说的“百许字本”，“仅缺二十字”的“壮观亭别刻本都是不存在的”事实也清晰了。《中国美术全集·书法篆刻编》所收杨龙石藏“华阳真逸纪也”六字本，也可以断定是别刻本所补入。

罗勇来对各种瘗鹤铭拓本的考鉴，是细致而经得起推敲的。他据资料考证的瘗鹤铭落水和毁损时间表，也是可靠和有据的。于此，他得出一个惊世的发现：自宋至清初的许多著名瘗鹤铭刻本其实都是伪刻！（甚至还不是摹本！）

罗勇来对瘗鹤铭研究第二个重要发现，是考定瘗鹤铭“二号石”非原刻。沉于长江中的瘗鹤铭石刻，至康熙年间打捞出水，现存残石五块。其中“二号石”的真伪，自出水后一直争论不休。“二号石”的字数也关系到五石的形成及面貌。自从翁方纲《铭序下三行非重刻辨》一文发表后，“原石说”遂被多数学者认同。翁方纲是一代大学者，他专论瘗鹤铭的文字多达八篇，且多有识见。这篇《铭序下三行非重刻辨》力驳张弨《瘗鹤铭复原图》，并非一般散考闲文。但恰是这一篇犯了个大错。他既未能亲临焦山考察，又误读了南宋“古州马子严题”，就轻率作了判断。罗勇来指出，根据汪士鋐《瘗鹤铭考》原稿中的一段删文，恰恰证明“二号石”系补刻。这样就廓清了瘗鹤铭研究的又一重大迷雾。罗文又指出“二号石”虽系补刻，但其所据当为早期拓本，而且保存铭文达三十四字之多，占今存字数的三分之一。又恰好与另一块重要摹本“壮观亭别刻”互补所缺，故十分重要。此外，罗勇来又对镇

## 序

江碑林“二号石”的两个摹本作了比较说明。汪士鋐手稿删文的新发现和“二号石”的重新考证，纠正了翁方纲的误说，澄清了事实，对于认识和研究瘗鹤铭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

夯实了瘗鹤铭研究的各项基础工作，排出了瘗鹤铭残损变迁的时间图表，对铭文的考订也就有了依据。罗勇来《瘗鹤铭研究》第三个重要成果是考订了铭文。对十四种拓本作了精当的辨析、评说。铭文的考订其实也不容易。北宋时拓得六十余字，今存残石不过九十三字，清初时已整理出一百六十字。《刁约录金山经庚本》、《邵亢本》、《张壘本》、《镇江府治翻刻本》、《辍耕录本》、《玉烟堂本》，传抄翻刻，错乱失序，臆补妄造者均有。罗勇来根据各种版本的铭文反复比较，最后审定为一百八十字左右。这可以说是瘗鹤铭铭文的集大成者。除此之外，罗勇来又对十四种拓本一一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和说明辨析。

突出了瘗鹤铭研究的主要方向，并不意味着解决了瘗鹤铭研究的一切问题。故罗勇来并不回避书撰者的问题。他也对各种说法作了述评。侧重分析了诸说形成的根源。欲解决书撰者的问题，实际上牵涉到时代书风与地域书风关系。故他又专门写了一篇《瘗鹤铭书风的时代和地域特征》。这篇文章视野宽阔，把铭文的书风放在一定时代的文化背景中考察，显得恢宏而游刃有余。

书法史的发现还需要周密的思辨。尤其是宏观的思辨，方能超越微观的局限，推导出正确的结论。瘗鹤铭书撰者的考证，不是不重要，关键是：千年以来，仅凭有限的资料，根本无法考证出具体的个人。在这种“迷魂阵”前，只有退步抽身，换一种视角，换一种方法。从这一点看，罗勇来是得大法之高手。他的《瘗鹤铭书风的时代和地域特征》不是可有可无的小文，而是一篇值得高度重视的大文。正是着眼于书法史宏观的演进轨迹，才把握住了时代与地域书风的联系与区别。这实际上也是罗勇来瘗鹤铭研究成功之秘。

罗勇来的《瘗鹤铭研究》对书史的贡献是重要的。它不但廓清、纠正了自宋以来的诸多误解和谬说，也提出了极为明确和重要的个人见解，为瘗鹤铭研究掀开了新的一页。

## 瘗鹤铭研究

这里还应该对他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说几句。书法史的研究需要历史的发现，这种发现一方面固然需要深厚的学养筑基，另一方面更需要科学的研究方法支撑。翁方纲这样的大学者，学识不谓不富。但未能实地考察，仅以文字为据的辨析，难免重蹈前人覆辙。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以“地下之材料”证明“纸上之材料”，又有几人认真做了？罗勇来实地考察，比较各种拓本，同时并举，可谓实实在在，细致、谨慎，才更具科学性。

罗勇来了十余年细致深入的考鉴，才在二〇〇二年的《书法研究》上开始发表瘗鹤铭研究的系列成果。这些成果，给书法史的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我就是首先受益的一位。我撰写《黄庭坚艺术论》，其中关于山谷与瘗鹤铭的史实，借用的就是罗勇来的最新成果。黄庭坚到焦山看到的瘗鹤铭是残本还是全本？这本是说不清的问题。有了他的“铭文残损时间表”就可以推断出大体不差的结论。真要好好感谢他的研究。

十年磨一剑，亮剑惊世人。我相信，随着《瘗鹤铭研究》的出版，瘗鹤铭研究必将有更新的突破。与瘗鹤铭相关的各种书史研究，也必将有大的改观。

丙戌元旦

# 三序

有幸生长于镇江，瘗鹤铭真所谓“杖履间物耳”。少年时爱其雄健峻逸，读龚定庵“二王只合为奴仆，何况唐碑八百通”句，摩挲赞叹之余，真有俯视群碑，一览而小天下的气概。后稍涉书学，前贤之聚讼，鹤铭身世面目竟成千古谜团，后学几无所适从。于是凡涉及鹤铭文字，必抄录存。积十余年，潜心于古人笔战纷纭中，方知鹤铭历劫沧桑，创损满身，又遭无数伪刻劣拓肆行。笔砚之余，判其某书所论是，某书所言非。某所见真鹤铭，某所得伪赝而已。因楚默兄之积极鼓动，以近两三年来所发表短文并所集资料，一并成书。是为序。

乙酉大雪于枫屋

程勇来

# 聚讼纷纭说鹤铭——瘗鹤铭研究综述

镇江焦山的瘗鹤铭摩崖，那历劫沧桑的几块断石，不知岁月的百十个残字，自北宋重新发现以来，其书法即以惊世的艺术魅力被历代书家们奉为经典。但此刻石既不署真名，亦不记年号，也不知何时落水，甚至没有留下一篇完整的铭文文本。千多年来，又为各种讹传、误解、伪刻所困扰，学者们在书撰者考证、铭文文本补缀、书风时代判定等方面争论不休，各持异见，莫衷一是。至今仍然存在着许多疑问，难以解决。

归纳起来看，实际上这些疑问与以下三方面互为因果的原因有关：

一、瘗鹤铭崩落、残损和蚀泐的过程一直不清楚，这就使伪刻易于流行，真假难辨。

二、长期大量的伪刻肆行，扰乱了瘗鹤铭考证与研究。

三、历代对瘗鹤铭考证工作精粗相杂，正误并存。考之不精，又反之影响到对瘗鹤铭真相的认识。

如果能先自清理鹤铭残损过程，分辨真伪，甄别前人考证资料等“基础工作”入手，鹤铭书撰者和时代等问题之真正解决，或当有日可待。以下概述和本书所收论文，是综合各种资料的分析与原石拓本比较、对照以后对瘗鹤铭的新认识，有期于同好指谬。

## 历劫沧桑——瘗鹤铭残损变迁历程追溯

瘗鹤铭历经风蚀、崩裂坠江，在波滔中浸洗了数百年。其残损蚀泐的变迁过程非常复杂，相关记载也一直很模糊。传说不知何时因雷

击而落入江中。又说南宋时打捞出水，后又曾再次落水。清代出水三石抑或五石？所谓“铭序下三行”（今编号为二号石）又有原刻与补刻之争。又传有“也乃石旌”四字为后出于江中，有补粘之说。总之，种种传闻，虚实莫辨。清初突现篇首“华阳真逸”等字拓本，使鹤铭的变迁过程更加重了重重疑云，大有神秘莫测之感。明清以来，历代瘗鹤铭的拓本情况也特别复杂。既有真伪问题，也有不同时期拓本的拼合问题。历来鹤铭拓本的鉴定之特别困难，原因即与其残损过程混乱不清，缺少一张“时间表”有关。

以下关于瘗鹤铭崩塌残损状况、落水时间、残石佚失等过程的描述，是笔者根据南宋如玉《瘗鹤铭辨证》、《至顺镇江志》、翁方纲于汪士鋐《瘗鹤铭考》上的朱批手迹，参以“古州马子严题”、张弨“瘗鹤铭复原图”、汪士鋐《瘗鹤铭考》等资料整理所得。其详细考证过程，请参阅本书所收拙文《瘗鹤铭新证三题》、《瘗鹤铭二号石非原刻辨》、《瘗鹤铭的摹刻伪本及其影响》诸文。

瘗鹤铭直到北宋景德（1004—1007）年间尚“未甚残缺”。<sup>①</sup>此后不久，其下半部分崩裂落水，崖壁所存之上半亦渐湮没，不为世所知。至庆历八年（1048），丹阳（即今镇江）郡守钱彦远（字子高）于焦山脚下的江中获得铭残石一块，瘗鹤铭自此始重现于世。于是钱子高即在焦山西麓建一座宝墨亭，将这块残石连同另三块梁、唐著名碑刻，（李德裕玉蕊花诗碑、王奐之集王羲之字陀罗尼经幢、萧纶招隐刹铭）一并存于亭中。并请闲居于苏州的诗人苏舜钦、本邑名流刁约、苏颂等作记、赋诗，以记其盛。早期瘗鹤铭的考证与研究，就是由这一块残石的发现开始的。

但宝墨亭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亭中的残石亦佚失，具体时间无考，也没有留下任何相关资料。不过在北宋张壘所录的铭文中，包括了此石残字。现据出水残石及壮观亭别刻，可以考出此石是全石腹中

<sup>①</sup> 《至顺镇江志》引南宋僧如玉《瘗鹤铭辨证》。

的一块，大约十七字左右。<sup>①</sup>发现残石后，又循此找到了尚存于崖壁的上半部分。但也危危欲坠，于是在距江面位置更高的浮玉崖上，摹刻了这上半部分的残字。这就是现存的“壮观亭别刻”。<sup>②</sup>

据南宋赵彦卫《云麓漫抄》所记，绍兴年间，瘗鹤铭遭到一次严重的人为破坏：

“绍兴中访旧本，有使者过，命工凿取之。石顽重不可取，祇得十许字。又以重不能携，但携一两字去。弃其余。今通判东厅者是也”。

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时任丹阳“文学”之职的马子严来焦山寻瘗鹤铭，据马所记，此时崖壁上“尚余兹山之下二十余字”。(按即今三号石部分)马子严从江中打捞出两块残石，一为篇首部分，一为铭前序文下半部分的三行字。<sup>③</sup>这打捞出的二石后亦佚失。此后不久，有人将这三行字摹刻于江中鹤铭残石的背面。

到元代至顺年间，瘗鹤铭残石裂坠殆尽。<sup>④</sup>

清康熙六年十月，淮阳张弨来焦山，对瘗鹤铭作了三天考察。他详细记录了所见到的三块原石状况：

“见一石仰卧于前，一石仆于后，字在石下，去泥沙咫尺。卧地仰观，始见字迹。又一石侧立，剥甚，各存字多寡不一”。

张弨还画出“瘗鹤铭复原图”，(见图版五·2)图中并记有一个十分特殊的情况：“宋人补刻三行在仆石之背”。<sup>⑤</sup>这一记载，在后来引起了极大的真伪争议。

康熙五十二年冬，闲居镇江的苏州太守陈鹏年，打捞了所有三块

<sup>①</sup> 汪士鋐《瘗鹤铭考》收“张子厚瘗鹤铭跋”所录铭文：“瘗鹤铭今存于焦山及宝墨亭者盖尽于此”。考证见拙文《瘗鹤铭新证三题·宝墨亭残石存字》。

<sup>②</sup> “壮观亭别刻”，因后来明代曾于此处建壮观亭而名之。此刻或传为唐摹，或传为宋代全摹本。清乾隆时鲍皋的《焦山志略》云：“今壮观亭久废，寻其遗址于山岩西侧，得摩崖五十五字，又不全四字。惜其大半磨泐，明人就其下方凿为碑形，镌诗篆额。今割裂处半字显然，当时何卤莽若是耶”。其实是一块北宋时期的残本摹刻。详考见《瘗鹤铭新证三题》一文。

<sup>③</sup> 见汪士鋐《瘗鹤铭考》收“古州马子严题”。

<sup>④</sup> 《至顺镇江志》卷二十一“焦山瘗鹤”；近年来裂坠尤甚。寺僧与致吸江亭上，而好事者窃取而藏之。摹拓甚艰，所得无几，良可惜也。

<sup>⑤</sup> 见汪士鋐《瘗鹤铭考》收张弨《瘗鹤铭辩》。本书后图版收入。

残石出水，并将张弨所记的“仆石”一分为三，成为“五石”，将其背面的宋人补刻翻转拼合，即今所见状。（图版一·10及彩图原石）<sup>①</sup>

对照历代的拓片和资料看，现存五块残石的经历与变迁各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论之，必须分别加以叙述。同一碑刻的数残石经历各异，这在碑帖考证中也是绝无仅有的，须在鉴别瘗鹤铭拓本时要特加留意。

1. 今三号石。张弨称之为“仰石”。此石落水最晚，大约是在元代。即便是落水以后，损泐情况也较轻。清康熙初年张弨《论欲重立原石》说：

“姑将仰面一石取起，可一朝而毕，至为简易。从来遗墨数字即可垂之永远。况此石见存三十字已得首尾之大概，诚令此石先得无恙。”

就现存状况看，也是保存最好的一块。宋拓本中最可信的也就是此石。其中一些笔画仍能看出六朝楷书笔意，当是评论、判断瘗鹤铭书风最可靠的依据。（图版一·2）

2. 今二号石。张弨称“宋人补刻”，翁方纲称“铭序下三行”。此石的原刻，落水后位置大约较为易近。宋人如欧阳修等每曰“仅得六十余字”，可能即指其时尚在崖壁的三号石与此石。南宋马子严也首先发现了它并打捞出水，后佚。后来有人将此石上的文字补刻于四、五号石（仆石）背面。从书体间架看，摹刻水平不低。但凿刻较浅，笔画较肥而稍软。其第一行“天其”二字与“朱方”相距太远，有“断气”之感，原刻不当如此。这是摹刻时其地过于高低不平，因而向下移动了约二字距离，且凿刻益浅。张弨“复原图”中所记字数是“宋人补刻三十四字”，但其上部“亭”、“之遽”、“故立”五字早已损泐，从未见诸拓本。至乾隆时“天其”二字亦湮没。其后甲午之“甲”字亦渐模糊不清。清人盛传此石曾二次落水，翁方纲力辨为原刻，又曰“也乃石旌”四字是后来粘合等语，皆非。（图版一·7）

<sup>①</sup> 此详考见拙文《瘗鹤铭二号石非原刻辨》。